

玉渊杂谭

近一周来,原子能楼引发了人们议论。从本报20日报道次日即遭拆迁以来,人们一直在为这座其貌不扬的小楼惋惜,这种感觉,就像突然失去了某种虽很少念及,却一直保存在记忆里的东西。

龙应台在社会问题上的任何一种观点都理性而不失感情,这个观点尤其如此。在大陆接受媒体采访,几乎是必然地,她提到了拆迁问题:拆迁是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代价?她这样回答:不是,这是拿城市发展作为借口的暴力。

近现代建筑旧址也应被珍惜

文·句艳华

中国科技事业的一个不断散发巨大能量的原点。如网民建议那样,改建成一个小小的纪念馆,是一个比较具有社会效益的选择。科研不仅需要物质条件,何尝又不需要某种氛围和情怀的东西?这样“手续齐全”的被折腾,是不是也是一种以发展科研为借口的暴力?

台北可以穷近20年时间保护一片“贫民窟”,相比之下,我们的耐心差到了极点。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技事业曾经为新中国保驾护航,构筑了几代人的信心和安全感,是中国科研精神的物质载体,足以令后人缅怀瞻仰,但摧毁者看来并不以此为然。

向政府呼吁,共同促成此事。而反观我们,或许近些年对人文建筑的关注不少,但对近现代的工业遗产和建筑旧址重视显然不够。相信不少人都是在报道之后才知道这幢小楼。可以说,这还是我国科学文化不够发达的一种曲折表现。

行吟泽畔

良渚人的水利工程

文·杨雪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6月中旬的杭州正值阴雨不断,闷热难耐。然而恶劣的天气并不煞风景,适逢雨后之夜,徜徉于白堤苏堤,湿润的空气,清凉的晚风,都能把游人熏醉。

我对杭州的喜爱源于童年的感性认知——“西湖的水,我的泪……”,理性层面而言,从近代发达的丝绸、茶叶贸易上溯至吴越文化,也能勉强梳理出一条认知脉络。但史前文明对于我来说有些抽象,所以从未将良渚文化和杭州联系起来。

直到驱车前往良渚古城遗址,沿着泥沙路上莫角山,眼前这片开阔的草地就是良渚古城宫殿的高台。脚下实实在在地踏着5000年前的建筑地基,望向几百米外葱郁掩映下隐约可见的城墙遗迹,顿生帝王心。

良渚人在太湖南部、杭州西侧一个C形盆地北部。良渚人居住的地方海拔太低,季风季节来临,山洪往往从西面的天目山袭来,所以,抗洪是他们修筑水利工程的重要原因。水坝系统分为长堤和短堤两类,长堤绵延5公里,位于古城北侧,沿山前分布;短堤连接两山,又分高坝和低坝。高坝系统建在山谷谷口,位于古城西北方11公里;低坝系统连接平原孤丘,分布于高坝南侧4.5公里处,位置大致在古城西面。

通过碳14测定,高坝和低坝距今4700—5100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我们一行人来到一条坝体的黄土剖面下方。王宁远说,良渚人就地取材,用“草裹泥”的方式,堆筑了牢固的坝体——先割沼泽里的芦、荻,再挖草下的淤泥,裹着泥捆扎而成的“草裹泥”,小而软,可塑性强,堆垒后紧密贴合,完全不会漏水。

在一条古河岸边,考古工棚里坐着一排戴着老花镜、正专心挑拣砂石的大妈。从古河道中采集的泥土样本经淘洗过后,就由她们将种子、动物骨骼、碎玉等分类挑出。她们的手指甲盖全是黑泥,挑出的物件码放在盛着清水的白塑料盒里。一位热情的大妈挑出一块“小石头”,告诉我这是玉。她去冲洗净拿来,放在我手心,果然,是一块并不剔透的碎玉。我小心地托着这块碎玉交还给她,5000年太重,在手中停留片刻就令我心跳加速。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今与青山同高的良渚水利工程,比大禹治水还早一千年。作为迄今发现的我国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同时也是世界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良渚人拦坝筑堤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洪调水,这与东亚湿地稻作文明的特点密切相关。而差不多同时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文明都属于旱作农业文明,因此建造的是灌溉水利设施。

青山遮不住,史前文明在我心中逐渐具象。礼器、城墙、宫殿、贵族墓、平民墓地、水利工程……拂衣而去的良渚人还留下了什么?

宋讷和他的“毛坦厂”

文·胡一峰



宋讷管理下的国子监比今日的“毛坦厂”更可怕。

桂下漫笔

高考前后,常有“高考工厂”传出,前几年的衡水中学,今年的毛坦厂中学。此前,还有一些媒体报道过“考研专业户”的大学。舆论对“毛坦厂”的评价,颇不相同。这些,都让我想起明朝的教育大臣宋讷来,他也曾把大明国子监办成了“毛坦厂”。

宋讷是河南滑县人,《明史》上说,他为人稳重,学问又好,读书十分用心,“尝寒附火,燎肋下衣,至肤始觉”,工作也卖力,晚年在病榻上,“口不及家事”,心里想得全是工作,绝对是大明帝国的一枚好员工。翻翻当下的教育史著作,与《明史》大体一致,对宋讷作了较高的评价,“宋讷性稳重而有主见,学问很渊博”。“办学认真负责,制定的校规特别严格,对学生的生活、生活要求很严。”“宋讷是为明朝的大学教育献出了毕生精力的教育家”。宋讷老家河南的地方志,评价则更高。总之,宋讷主政国子监,为明帝国机器之运转,锻造了不少人才,维系朱家江山,宋讷功不可没。

不过,明史专家吴晗先生笔下的宋讷,却是另一番面目。吴晗指出,宋讷的国子监,其规矩不但是“严”,而且严到了残酷的地步。比如,学生不许对人对事提出批评,连饮食的好坏也不许随意评论,禁止学生搞小组织,甚至班与班之间都不许来往,更别提什么“同学会”了,至于出外游玩、酣歌夜饮、会食喧嘩,这些在今天司空见惯的举动,在当时都属于重罪,而最严重的一条则是“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讐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

吴晗认为,这一条的解释十分宽泛,无论是语言、文字、行动上的不同意或者批评,包括不满于国子监的教育管理现状、要求改变的,都可以按此论罪处罚。而这一条的起草者就是“铁腕校长”宋讷。宋讷管理国子监的那几年,学生走投无路的不计其数,有的学生自杀,有的人则上吊自杀。对于这些以死抗争者,

国子监还要当面验尸,才准收尸。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宋讷的做法,激起监生们的抗议,国子监工作人员金文徵也向组织上检举了宋讷的粗暴行为,但皇帝坚定地站在老宋一边,为他撑腰。金文徵只好采取“曲线救国”的路线,和主管帝国组织干部工作的吏部领导商量,发文件让宋讷到龄退休。这一年,宋讷已经七十五岁,按照明代干部管理规定,确应提出告老退休。但宋讷在朱元璋面前摆出革命者永不退休的架势,说自己并非真心告老,只是被迫无奈。朱元璋本就欣赏宋讷,这下子勃然大怒,把金文徵等几个发起“逼退”的官员统统杀头,而宋讷依然留任。

第二年,监生赵麟写大字报抗议虐待学生,按前文提到的规矩,应打一百大板,发配充军。但朱元璋干脆把赵麟杀了,还在国子监门前枭首示众,以儆效尤。

这届学生这么不行,让朱元璋格外怀念已经离开的帝国好干部。有一次,他对国子监师生全体训话,深情缅怀了宋讷。“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有着司官祭他。”接着,又对当时的国子监干部队伍提出严厉批评,“近年着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宋讷的学规又改坏了,所以学生全不务学,用着他呵,好生坏事。”

品筑春秋

秦朝的国家工程是怎么烂尾的

文·填下乌贼

木,兴建新的大秦朝宫,这就是阿房宫。

阿房宫包含两大建筑群,一是前殿建筑群,另一是“上天台”建筑群,考古发掘表明,阿房宫只建成了其中的前殿地基——因为工程量实在是太大了,一直到秦亡,阿房宫都没有竣工。

前殿是阿房宫的主体宫殿。史载其“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一个大殿能容纳一万人,可以想象它的宏伟体量。今天,考古学家估测,阿房宫前殿面积约为800亩,相当于两个首都医科大学大小。

阿房宫的建筑是什么形式的?因为宫殿已毁,史料也记载不详,我们今天无法得窥全貌了。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前殿为台榭建筑,广筑高台,才能容纳万人;而“上天台”建筑群,由于是祭祀天帝神祇的祭坛,所以也肯定是台榭建筑,专家考证上天台祭坛,底部是正方形,边长16.8米,而坛高19.8米,是个方锥形的建筑物,其土方竟有1862立方之多。

阿房宫最具有科技元素的建筑莫过于磁石门。据说此门通体为磁铁打造,身怀利刃

者只要靠近,立刻被吸附在大门上,从而保证了始皇帝的人身安全——有点类似今日安检门的意思。

这道门到底在阿房宫的哪个位置,自古说法不一:《三辅旧事》指为阿房宫北阙门,《雍录》指为阿房宫西门,《三辅黄图》指为阿房宫前殿之门。上世纪90年代,文物部门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技术学院内发现了磁石门遗址夯土层,确定了磁石门在北阙门。

一直到秦朝灭亡,阿房宫都未能竣工,原因只有一个:暴政。修建阿房宫,调集了70万民夫;而在修建阿房宫之前,秦始皇在骊山修建自己的陵墓,也动用了70万民夫;如果加上修建长城的40万民夫、卫戍五岭的50万民夫,秦始皇在位期间,竟然有230万人次的民夫在营造国家工程!要知道秦朝总人口也不过区区2000万啊!秦帝国所有的男性青壮劳动力,基本全从事三种职业:士兵、农民或者建筑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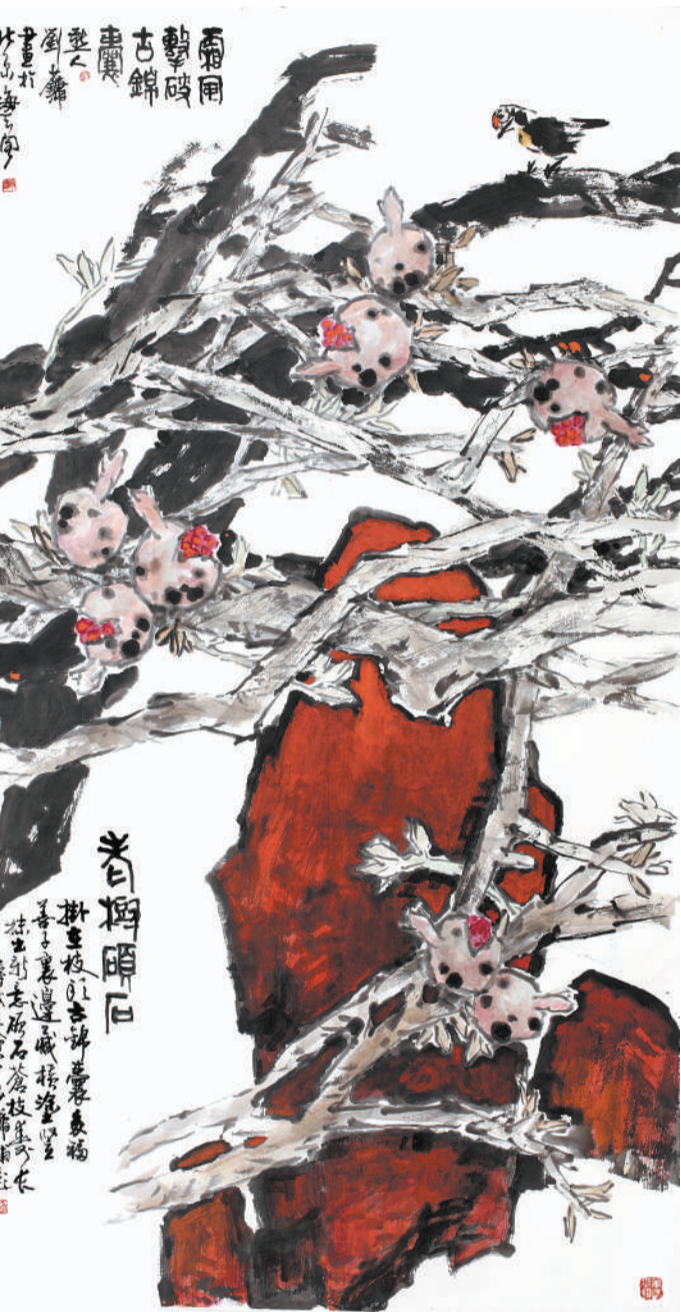
和阿房宫不同,始皇陵是完工建筑,前后花了39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设计完善的帝王陵寝,由地上和地下两组建筑群体构成。

地上建筑头枕骊山北麓,脚踏渭水南岸,这种“背山面水”的墓葬风格为后世诸多帝陵所效仿。陵园仿照秦都咸阳的布局建造,分内外两城,有两重夯土城墙,外城垣周长6.3公里,内城垣周长2.5公里,陵墓的封土堆在内城南侧,呈覆斗状,现存遗迹底边周长350米,高43米——有今日14层楼那么高。

当年陵园的地上建筑也是华堂美屋鳞次栉比,享殿明楼一应俱全,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古建早已踪影全无,留给我们的就是散落在封土堆周围的残砖碎瓦而已。

陵墓的地下建筑更是大大有名,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说:“穿三泉,下铜而致梓,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徙满之,令匠做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秦始皇安葬地躺在石制棺槨里,由机械之力牵动,日夜不停遨游在水银江河中,上观天文星斗,下踏华夏九州,继续统治着他的“庞大帝国”。始皇陵陪葬的奇珍异宝不可胜数,而防卫的弩箭流沙、机关陷阱更是令古今来盗墓者望而却步。



老树顽石(国画)

刘绍勇

那个岛的浮光掠影

文·小白

到鼓浪屿,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财富。与北京的深宅大院、恢宏宫殿不同,岛上的建筑集中了世界各地的风格,其中很多建筑因保存完好成为当代欧式建筑的绝版。除当时各国领事馆为利益所建建筑外,均为当时民间富贾于1844年至以后的近百年所建。触目所及都是天然的大理石、精致的石栏雕花和屋顶。被岁月的风雨冲刷后的颜色总有让人沉迷其中的魔力。岛上不许机动车行驶,板车担负了全岛的运转。鼓浪屿的建筑过程中,每一石每一花都是人工搬运,至今岛上也保持着这个传统,充分贴合现今的绿色环保理念,但同时更多的理想是其所消耗的巨大的人工,而人工就是财富。泊来的大理石加上与之相配的丝绸和同样全部泊来的水晶灯、地毯……最后加上巨大的人工,那需要怎样的财富才可以建起来?在当时,一块大洋就够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活一个月。

我最心仪之地是菽庄花园,菽庄花园位于岛的南部,由台湾板桥林氏家族林尔嘉先生建于1913年,是陈氏的私家园林,因林尔嘉字菽庄而得名。礁石的海滨线成为花园的边缘,坐在沿礁的石栏桥上,可以放肆啣吟。

花园中有景名十二洞天,一面假山全部由太湖石所筑,山中暗藏十二属相。有白色的曼陀罗在一片烟雨中吐露着氤氲的香气。夜晚坐在别墅的花园里,听着拉丁舞曲,仿佛回到旧时光里,看到仕绅淑女的衣鬓鬢影和摇曳的舞步。

1919年,林语堂在鼓浪屿最古老的别墅——漓洲路44号里开始了和夫人廖翠凤一生的漂泊。1938年,面对日军进逼,弘一法师镇定赋诗:亭亭一枝,高枝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纷纷扰扰,属于林语堂的,属于弘一法师的时光——过去。鼓浪屿是中国拥有钢琴密度最大的地方,股成宗在这里成长,走向世界,指引了更多的音乐少年。孑然一身的林巧稚大夫最终回到了毓园。这片土地人才辈出。

因为过度开发,鼓浪屿的白天总是游人如织,与岛上留下的旧日风景总感觉格格不入。但是又好像二者在平行的时空并行,时间流逝,互相打量。

因着战乱,别墅主人的后代大多离散在世界各地,所以很多建筑因为维修不善而破败不堪。那些保存较好的建筑都是赠予国家或被私人购得后才得以完好。很希望有一天鼓浪屿能繁华再续,但不是观光游人的喧嚣,而是真正的人文。